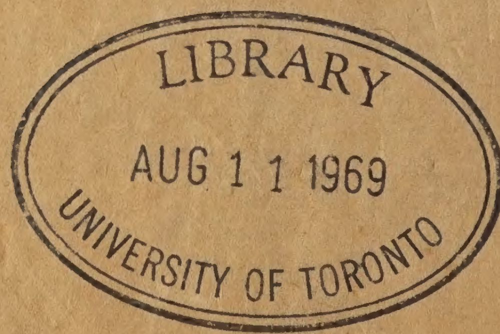
年譜一卷

卷一

傳習錄一百十六條

理學集

一





乾隆丁未重刊

陽明先生集要三編

濟美堂藏板



原序

性命者務華之所迯胆壯於摽元而氣怯于擔荷將但使勞士鼓行僨轅敗轍則又數數也正心誠意之談未郎便與宋祚然濂洛闢闔後世宗之勿替豈非根本之地不宜少主人翁哉夫孟子所謂盡心知性知天立命實與中庸之至誠盡人物性參贊化育之語互相發明則又何疑王文成先生之直指良知不可以印合聖眞開引來學乎是鏡是燈卽光卽照拭之燃之完其固有得一萬畢信非虛也而先生以是出之經濟其所條畫區處種種合宜節節奏效人視

以爲震世奇勳若以靈光一點澹然周應左右逢源則固尋常穿衣吃飯事耳更何需播弄其精魂雕琢其章句以吾心之日星江河役之於涓流爝焰也者余幸得先生全編焚香山寺中敬閱返照恍見先生之所以示人卽人人所自有而知何以非良良知何以不致孟子不言失其本心耶中庸不言不誠無物耶誠之至心之盡人世應爲難爲之事業不可從穿衣吃飯做耶因書數言以質之四明施公祖菴四明公莅閩漳八年其氷心石畫福庇於兹土者意學問淵源有所從出宛肖而是編卽四明公轉别時取以

示余者乃今知之矣性無岐分身有前後且得不重
美姚江哉闔九皋居士後學林釬盥書于退思精舍

王文成先生起東南倡學繼往開來得未曾有而以
其學見之匡朝定國靖大難建大功亦得未曾有葢
明興二百年來一人也然先生之學如暗室一燈而
同事者疑其學先生之功如擎天一柱而當事者忌
其功乃先生不以此介介也越數年而妬口稍息始
論次先生功錫康侯印如故事又數十年始表章先
生學大者雍容樽俎稱素臣次亦不失庚桑之社于
是先生學術始大被於天下矣今海內學士大夫得

先生片楮隻字不啻彝鼎欽而著蔡肅之吾漳僻在海隅罕覯全書間拾殘篇僅啜一臠殊爲恨事四明施公敏而好學公餘取先生全集而詮次焉分理學經濟文章凡十五卷付諸殺青與世共寶可謂姚江之功臣閩南之教主矣昔人稱德功言三不朽我朝名碩蔚起淵嶽其心麟鳳其采者背項相望要以鳧短鶴長遂成鼎足若夫函三爲一則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先生之忠肝義膽偉畧殊勳雖善妬者不能掩其蛾眉獨學問未易窺測猶有堅白同異之疑甚有詆先生爲僞學者嗟乎使先生之學爲僞則荀卿升

堂揚雄入室矣今諸編具在試取一再讀之皆實理實事根命根性真足津梁來彥冶鑄稗官至陰符之謀出天入地社稷之功震主驚人直先生之塵垢粃糠耳豈闢先生至極哉昔夫子之讚黃帝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稱三百年先生去今未百載而嚮利有德尊嚴若神者已遍於窮谷遐陬過此以往教化翔洽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可也施公與先生同里閈知有自而先後莅漳鐵面氷心十年如一日每見其訓士諭民及與縉紳大夫相切劘者皆原本道德之意而遭

水旱之厄撫字有方值寇盜之訌方圓並畫實與先生之安民和衆扶危定傾同一靈變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於先生也盍其似哉人但知公之飲氷茹蘗一塵不染而不知其自治郡以及分守潢池無日不弄兵其閒經緯武文翕張操縱安反側之心而玅折衝于談笑者皆在不見不聞之地公不以告人未之或知也雖然有文成之人總無康侯之錫而文成自重公固學文成之學者也爲名杜而有餘爲韓范而無不足天下爲己任之人卽志不在溫飽之人公不負所學必不負天子余以其生平所討論合

之服官所展布竊謂他日姚江當有兩文成毋云退然不勝衣軍旅末之學也賜進士文林郎侍經筵吏科都給事中前奉勅巡視城河工程持節冊封周府後學顏繼祖撰

陽明先生之文大行於世百年矣四明施公臨漳海而歎曰文成之功起於汀贛自平漳寇始今圖潢池何多日也於是悉取先生集手評之其奏議公移自立朝而虔州訖思田彙爲一編既而曰先生雖在兵間無刻不論學復取傳習錄爲一編置於前其餘詩文尚多別爲一編儒者多不習兵家守師說者不能

自遺一詞往往爲詞章家所笑先生卽與顓門較猶足與何李竝時壇坫與青田竝代爾兩文成也斯兼之矣然而以兼歸先生先生不受也先生之言曰止此良知更無餘事未發之中以位以育立天下之大本而已何三之與有曰良知卽未發之中乎曰良知知善知惡易知耳良知前無未發後無已發此處未易信及疑良知有所不知必待多學多識疑良知尚落知識別求無聲無臭理學也經濟也文章也其弊皆求之良知之外至於的然則已矣的然者迹也迹豈能兼哉責絳灌文責隨陸武其品固也謂功業如

諸葛武侯忠誠如司馬溫國猶爲不著不察是經濟盡無與乎理學謂濂洛關閩軼唐絶漢而不能過湖禡之南也理學復無與于經濟歟學者方幸文成生乎開天靖難之後以文臣擒叛王功在社稷有體有用可無疑于天下後世然而持兩之疑無將之疑僞學之禁亦同考亭異端之目推及子靜其故何歟信心者不問迹狥迹者難語心疑其功幷疑其學疑其學則一切立功立言吾將誰使正之故論學於有宋諸儒之後不得不揭良知兩字爲千古聖賢滴骨血而今日又欲以無已發未發處爲良知滴骨血知此

者不言而信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兼濟萬世之功無
加損焉其不知者豈惟宋之理學無與經濟雖攝相
三卿亦成何事設使伊萊不生乎三代呂散不遇於
今時天地間豈復有完人哉爾來漳海多故亦向者
虔州一時四明公每過余焦然談海上輒及桶岡浰
頭時事因舉文成在三浰有平山中賊易平心中賊
難之語遂相與劇論文成之學其論文成學未嘗不
及宋諸儒先而尤反覆於紫陽幾同幾異幾疑幾信
葢數十往復然後相與釋然今評是編亦其反求諸
躬參諸行事論其世然後詳說之非高談影悟鼓吹

先正苟讓嘗仁者比肯文成反覆紫陽定論必求針
芥於良知而後已今四明公反覆陽明定論究其指
歸亦必求針芥於紫陽而後已兩先生者皆過化吾
漳其定論皆孔氏堂室必繇之徑其趨則一今之宗
姚江者必詘考亭宗考亭則疑姚江疑其學且甚於
後其功是編也可謂忠於文成且使吾漳再見紫陽
矣百年以來推明文成之學者多出文成之鄉同時
有龍溪王子龍溪之後有海門周子有石簣陶子今
又有四明施公姚江之澤亦旣長哉時崇禎乙亥七
月乙卯閩漳後學王志道序

不肖惟才在諸生頗厭時趨而喜閱先正文集以想見生平若陽明先生文則尤旦夕不釋手葢先生一書備三不朽故國朝稱盛德大業首推先生而不肖才家稽山望姚江一派在襟帶間與會所至讀其書不覺親切而有味也然自釋褐來風塵鞅掌于此編稍疎昨冬以莆李代漳事得日侍四明施公每論及文學政事輒極口先生文爲第一義且出其手錄有理學經濟文章三集蒐覽之餘又加以精評其於良知之旨隨地圓照而若人人可以承當者不肖才旣忩觀其全亦密窺其蘊乃始喟然嘆曰天下有能讀

先生之書者而諸生與常官有兩截乎哉則試問先生所見諸講究與見諸展布有兩先生乎哉夫木有根而不能不華也水有源而不能不瀾也理學經濟文章總一良知躍露無分彼此破得此義纔是善讀先生之書者今於先生且無論其他卽在漳言漳而象湖之亂搗其巢四十二處浰頭之黠戮其黨九十二人及至平蘆溪而𠜂和邑以開千百年之治此豈僅空談道學所能耶迄今幽壑峻嶺皆勒先生之勳而凡官於此地者奉揚先烈皆嘖嘖曰此淸漳一塊土何幸宋有紫陽而明又有先生也則從此之聿新

不獨漳之山水靈也凡誦紫陽而仰先生者皆良知靈也然而習俗滿滛履其任而覆餗敗事恐有司多不免乃後先生而起者有冰心鐵骨撐持海天之半壁如施公莅漳且八載士沐其教民食其休者不能以盡筆而即今鎮門關樓銅山盧澚間一隘一要在在經畫是處金湯亦何異乎虔吉南昌之有先生哉然則是編之成非以其文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倘非生平析理如繭絲任事如庖解而閱此書何能贊一詞不肖才於今日愈有以知先生也愈有以知施公也大抵砭人膏肓振人痿痺而直從性靈發

久大之義今而後雖日在風塵鞅掌而刻刻對姚江之水又不啻一新安矣旹甲戌秋八月莆陽李官會稽後學曹惟才謹序

予不肖憶束髮爲書生時家大人授以姚江語錄吟詠月餘詰之曰陽明致良知之旨與紫陽格物致知之解有二乎無二乎退而思維徐應之曰格物格吾心之物無物非心也致知致吾心之知還不慮之良而止蓋從精一中來彼非以外遺內此非以內遺外兩先生均之明道以覺世曷二乎越兩年授以陽明全書讀而卒業瞿然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

功夫功剏非常人猝駭之及臻厥成天下晏如駭者服忌者釋豈易為豪傑許乎宸濠謀變已久魏彬錢寧等構難實繁向非有幾先之神相時之動詎能克濟忠不避難如子儀身經百戰如光弼縱觀其大帽茶寮浰頭桶岡之捷田州思恩兩廣入寨之捷戡定禍亂迅若摧枯繼且歸功聖朝渾無矜伐從容敬矢神有餘閑平蘆溪建和邑奕世敉寧咸嘉賴之不尸其功功畢歸焉駭者服忌者釋夫固恩威足以扞衆誠實心足以見諒於士大夫故也載讀劾劉瑾諫佛骨二疏視汲長孺韓退之竝一忠義龍場驛之患難

甘之若飴士大夫之講明寒暑弗輟夫非良知獨解險夷一節以聖賢之氷兢展豪傑之經濟乎當時宵小張忠許泰訐其必反名不來上陰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必不反賜還洞追乎靑龍舖將逝語門人周積曰此心光光地更有何言由是觀之精誠誠孚歿壽不二良知耿耿千載不磨豈豪傑所易幾哉致良知之旨行所知言所行不自見其言之親切有味肫肫覺世者今天子明聖四海一家何意流寇充斥中外洶洶附賊內訌率獸相食豈盡寔頑試聳以不慮之良而醒以愛親初覺有不竦然動廢然返

乎予悵不獲登盧峰探禹穴親炙其高風迄今潛味致良知眞旨欲爲之叅訂而未能思公其道以告人而莫適也幸我四明施公撫漳前後十載於兹以榮擢將之蜀士民睠戀難割出公餘所叅訂全書以授予予復瞿然曰行道以救民與明道以覺世功相等也公非特明之實已行之今乃思守漳時遇旱步禱遇飢煮粥恤孤憐寡扶善鋤強旁皇乎慈母之乳赤子遍歷海邑諭以赤心咸一以不慮之良提醒之彈壓澄汰凡而銅山鎮海六鰲諸處選將練兵制禦得策鎮門鋭城之建屹乎金湯詎特懸魚貞標兼之制

勝秘書以故寇盜交訌旋卽底定豈非與陽明同一
氷兢同一經濟也哉行且匡扶宗社捧日擎天寧直
吾蜀之一隅邀庇耶予不能不爲之再三吟詠曰宋
有紫陽明有陽明嘉惠漳郡何幸我公心二公之心
訂道脈之同以覺世非特明之實已行之紓予志有
所未逮轉以追家大人所指授良知勃勃乎得有與
也忍私而不以告人乎哉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大
理寺卿侍經筵太常寺卿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少卿
陝西道監察御史後學王命璿謨

有聖人之才者未必當聖人之任當聖人之任者未

必成聖人之功伊尹歿而知覺之任衰逃清者入和逃和者入愿至於愿而荒矣周公救之以才仲尼救之以學其時猶未有佛老禪悟之事辭章訓詁之習推源致瀾實易爲功而二聖人者竭力爲之或與鳥獸爭勝於一時或與亂賊明辟於百世其爲之若是其難也明興而有王文成者出文成出而明絶學排俗說平亂賊驅鳥獸大者歲月小者頃刻筆到手脫天地廓然若仁者之無敵自伊尹以來乘昌運奏顯績未有盛於文成者也孟軻崎嶇戰國之間祖述周孔旁及夷惠至於伊尹祗誦其言曰天之生斯民也

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變學爲覺實從此始而元聖之稱亦當世爛焉仲尼獨且退然讓不敢居一則曰先覺者其賢乎再則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夫使仲尼以覺知自任轍蹩途窮亦不能輟絃歌躡赤舄以成納溝之務必不得已自附於斯文仰託於後死曰吾之志事在斯而已今其文章俱在性道已著刪定大業無所復施雖以孟軻之才不過推明其說稍爲宣暢無復發揮裨益其下則天下古今著述之故槩可知也孟軻而後可二千年有陸文安文安原本孟

子別白義利震悚一時其立教以易簡覺悟爲主亦有耕莘遺意然當其時南宗盛行單傳直授遍於巖谷當世所藉意非爲此也善哉施四明先生之言曰天下病虛救之以實天下病實救之以虛晦菴當五季之後禪喜繁與豪傑皆溺於異說故宗程氏之學窮理居敬以使人知所持循文成當晦菴之後辭章訓詁汨沒人心雖賢者猶安於帖括故明陸氏之學易簡覺悟以使人知所反本雖然朱氏學孔才不及孔以止於程故其文章經濟亦不能逾程以至於孔文成學孟才與孟等而進於伊故其德業事功皆近

於伊而進於孟夫自孔顏授受至宋明道之閒主臣
明聖人才輩生葢二千年矣又五百年而文成始出
陸文安不値其時雖修伊尹之志負孟氏之學而樹
建邈然無復足稱今讀四明先生所爲集要三編反
覆於理學經濟文章之際喟然興歎於伊孟朱陸相
距之遠也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不其然乎崇禎乙亥
歲秋七月漳海治民黃道周書

自序

自古稱不朽之業有三曰立德立功立言然果如是之畫爲三等如元黃黑白之殊類乎非也葢人未嘗生而有功生而有言惟此德命於天率於性明此者謂之精誠此者謂之一惟明故誠惟精故一是謂聖賢之學學至於誠則有以立天下之本一則有以盡天下之變德也者功從此托根言從此受響者也惟學之入德未至卽身奏一匡之績祇成雜霸之勳名卽文起八代之衰終屬詞章之小乘故上下古今伊周之後無功六經之外無言非無功與言也德之未

至卽功與言不足稱也先生從學絕道喪之日獨悟良知之妙蘊上接精一之心傳就不睹不聞之中裕經綸參贊之用舉世所謂殊猷偉烈微言奥論不必分役其心而已實有其理將見富有日新自然應時而發戡亂定變人所視爲非常之原者先生唾手立辨使世食其功而絕不見搶攘之跡斯名世之大業也創義竪詞人所稱獨擅制作之林者先生未嘗過而問焉不外日用之雅言而備悉夫繼往開來之緒斯羽翼之真傳也德立而功與言一以貫之此先生之獨成其不朽哉世於先生之學未能窺其蘊奥故

蘇先生之功若赫然可喜誦先生之言若澹然無奇譬適滄茫者不望斗杓爲準與波上下東西南北揣摩向往無一或是而先生之爲先生自若人惟學先生之學試升其堂焉入其室焉而後知先生之不可及也後知不可及者之其則不遠也性命之中人人具有一先生焉人人具有一先生而竟無一人能爲先生先生先生於是乎獨成其不朽矣余以蚵蛂之質仰羨蟾蜍之宮每讀先生之書不啻饑以當食渴以當飲出王與俱然行役不常苦其帙之繁而難攜也因纂其切要者分爲三帙首理學次經濟又次文章便

儲之行笈時佩服不離亦以見先生不朽之業有所
獨重云同邑後學施邦曜頓首譔

陽明先生集要三編總目

經濟集

平三浰計八篇附二篇

卷四

平宸濠計三十篇附一篇

卷五

巡撫江西計二十二篇附四篇

卷六

平思田計十七篇

卷七

平諸猺賊計二十三篇附五篇

文章集

卷一

書計十七篇

序計二十一篇

卷二

記計十六篇

說計八篇

卷三

書卷計十八篇

墓誌　墓表　墓碑　傳共五篇

論　箴　銘　文　祭文共八篇

卷四

賦計三篇

詩寄與詩計四十六首憂患詩計五十三首
戰伐詩計十四首道學詩計四十五首

培行自有知識卽耳熟鄉大儒　王文成公名
長從諸前輩遊同然一詞古所稱立德立功立
言爲三不朽者惟　公足以當之第考　公之
學術當時學者宗之講席幾遍天下尊之者旣
盛忌之者亦漸起于是訾謷心學與儒先爲立
異至于今承學之士猶未翕然乾隆十六年

翠華南幸

御賜名世眞才祠額竊以有眞學者始有眞才學之
不眞才卽可議
天語煌煌一字之褒榮於華袞爝火之光瓦釜之鳴
可以無庸矣　忠愍施公於　公爲後起輯
公集分理學經濟文章爲三編共十五卷心光
迸照輙抒數語于上旁行斜注鉤貫繩聯自發
策決科以至服官外而勞勩州縣旬宣八閩內
而卿貳大僚嘗手是編不輟服膺　公之教實
踐　公之言偉猷讜論毅魄英風恭逢
盛世闡揚忠節彪炳史乘亦既足以光泉壤而垂百

代矣茲讀三編遺書有 文成爲之前美而益
彰有 忠愍爲之後盛而愈傳猗歟休哉培行
惷愚無知何足以窺 二公學術之萬一高山
仰止心竊慕之緣是編初刻於閩中益 忠愍
官漳平時所授梓于臨海王令立準者也板久
鈌佚無從諮求同邑徐復齋師黃華陔張羅山
二丈出善本相示慫恿授梓爰開雕于丁未三
月八閱月始竣謹述所聞于鄉前輩之緒言曁
培行平日所揣測之一二用誌其崖畧以貽諸
後乾隆五十二年孟冬中浣同邑後學朱培行

謹識

陽明先生年譜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其先晉右軍將軍羲之之後世居山陰至二十三世迪功郎壽徙餘姚國初有綱者官廣東參議死苗難其子彥達以羊革裹尸歸御史郭純上其事廟祀綱于增城綱蓋先生之六世祖也高祖與準永樂間舉遺逸不起號遯石翁曾祖世傑以明經貢入太學號槐里子祖天敘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加贈新建伯父華號龍山繇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封新建

伯龍山念山陰佳山水又爲先世故居復自餘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先生因築室陽明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故學者稱爲陽明先生

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三十日丁亥先生生先生在娠十四月生之夕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自雲中鼓吹送兒來驚寤已聞啼聲竹軒翁因名先生雲而鄉人遂指所生樓曰瑞雲樓

十二年丙申先生五歲猶不言有神僧過而目之曰好個孩兒可惜名字道破竹軒翁更以今名曰守仁卽能言嘗暗誦翁所讀書翁訝問之曰向聞祖

讀時已默記矣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龍山公舉進士

十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竹軒翁因龍山公迎養攜先生如京師過登金山與客賦詩未就先生從傍占一絕客大驚復命賦蔽月山先生又隨口占一絕詩在集中明年就塾師於邸中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相者曰吾爲爾相爾鬚拂領入聖境鬚至上丹臺結聖胎鬚至下丹田聖果圓先生感其言歸問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師曰讀書登第先生曰恐未是當讀書作聖人耳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太夫人鄭氏卒

二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時石英王勇亂畿內石和尚劉千金亂秦中先生間行出居庸關逐健兒騎射遍詢夷落所以備禦之策經月始返夜夢謁漢馬將軍援廟賦詩一律詩在集中先生感慨時事屢欲上書於朝龍山公格而止之

宏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　七月自京師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時諸公養和為江西叅議先生就委禽焉合巹日偶行入鐵柱宮見道士跏趺卽而叩之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遍索不得明旦先

灑掃應對可悟精義入神正是如此

生始還署中有紙數篋先生日學書皆盡書法大進先生嘗曰吾始模古帖止得字形後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及讀明道書曰吾作字甚敬非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爲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　十二月以夫人諸氏歸餘姚舟過廣信謁婁一齋諒語格物之學先生甚喜以謂聖人必可學而至也後徧讀考亭遺書思諸儒謂衆物有表裏精麄一草一木皆具至理因見

竹取而格之沈思不得遂被疾
五年壬子先生廿一歲秋舉于鄉時闈中夜半見有二巨人者衣緋綠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而先生與孫中丞燧胡尚書世寧同舉及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
六年癸丑先生二十二歲春試南宮落第宰相李西涯素器先生戲曰待汝作來科狀元試爲來科狀元賦先生拈筆而就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春試竟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先生笑曰汝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

便是大學問

先生所往無不成功其平日究心軍旅如此可見天下事無有不學而能者

得第動心爲恥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時邊烽甚急詔舉將才無以應先生因精究兵法每遇賓飲聚果核列陣勢爲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讀考亭上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乃悔前日用力雖勤而無所得者欲速故也因循序以求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沈鬱既久舊疾復作聞道士談養生之說而悅焉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春舉南宮第二人賜二

甲進士第七人觀政工部先生爲諸生時嘗夢威寧伯王越遺以弓劒是秋奉命督造威寧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則驅演八陣圖事竣威寧家謝以金帛不受出威寧夙所佩劒以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星變下詔求言先生疏論邊務八事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授刑部雲南司主事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奉命讞獄江北暇日遊九華山見道者蔡蓬頭問以仙術蔡曰尚未有頃先生遊左右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至三蔡曰汝禮

道者眞是異人

能不爲異道所惑非大智不能

雖隆終不忘官相大笑而別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先生歷巖險訪之値其睡先生默坐良久方醒問以第一義諦不荅徐曰周濂溪程明道你儒家兩個好秀才也語畢復睡先生歸明日再往不復見矣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 八月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行道引術友人王思輿等來訪先生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似先知者衆驚異以爲得道久之先生悟曰此簸弄精魄非道也遂屏去其術欲離家遠遯念祖母岑與龍山公在一日悟曰此

眞正法眼

念生于孩提此念亡是斷滅種性矣乃移居西湖往來南屏虎跑間有僧禪坐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麽終日眼睜睜看甚麽僧驚起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念先生卽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拜謝挈鉢而歸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秋主考山東鄉試試錄皆先生筆也　九月改兵部武選司主事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是年識湛甘泉若水與盟講明聖學門人始進

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時奄瑾擅政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皆下獄二月先生抗疏救之觸瑾矯旨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夏赴謫至錢塘瑾遣人陰跡先生先生懼佯爲自沉于江密附商船往舟山颶風一夕飄墮閩界比登岸山行數十里夜扣野寺不納又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但遶廊吼不敢入黎明寺僧來廟所意先生必啖于虎將收其槖此寺僧蓋素借虎以禦客者見先生方睡醒驚曰非常人也邀至其寺則向與先生

先生隨所至多遇異人如長安相者鐵柱宮道士九華山蔡蓬頭俱得其指點之力豈先生爲一代大儒故隨在有神人爲之呵護耶非尋常之士得冀幸一遇者

趺坐于鐵柱宮之道士在焉道士笑出袖中詩相示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因問先生曰爾欲安往萬一瑾怒逮爾父誣爾北走胡南走粵奈何先生愕然卦之得明夷乃決策返別道士留詩壁間詩在集中遂取間道繇武夷歸涉鄱陽往省龍山公于建業以十二月赴龍場驛時先生妹壻徐愛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於學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 春三月至龍場驛龍場在貴州萬山中蛇虺蠱蟲畢聚夷人鴃舌不通語

此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言可與通語言者僅中土亡命耳時瑾憾未釋先生自計得失榮辱俱忘惟生死一念尚在乃鑿石槨以俟命焉會從者皆病先生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爲歌詩調越曲雜詼笑以相解慰因沈思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覺呼躍而起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著五經臆說夷人亦日來親見先生所棲卑濕爲構龍岡書院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先生思州守遣人侮先生諸夷不平毆

之守怒白于當道當道令先生詣謝先生不可致書復之守聞自失水西安宣慰餽粱肉給使令重以金幣鞍馬先生俱不受始朝廷議設軍衛於水西兼築城郭既而止然驛傳尚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遺書申朝廷令甲威信安心乃折有宋氏酋長曰阿賈阿札者叛宋氏作亂先生復遺書諷諭安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先生主貴陽書院身督諸生師先生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其說具語錄中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𨻶龍塲驛丞陞廬陵縣知縣爲政七月不事威刑選三老里正諭民爲善多感化者　冬十一月入覲館於興隆寺時黃宗賢綰始見先生論學先生喜令與湛甘泉俱　十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　正月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始論晦庵象山之學有答徐成之書時方獻夫爲郎位在先生上敬執贄先生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十月陞文選司員外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　二月陞考功司郎中

十二月陞南京大僕寺少卿便道歸省是年徐愛以祁州守遷南工部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詳語錄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　冬十月至滁州日與門人遨遊瑯琊瀼泉間月夕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舊學之士日益至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是年始專以致良知訓學者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立從弟守信子正憲為後時先生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皆未舉子故也

八月擬諫迎佛疏近侍言西域有僧能知三生事胡人謂之活佛遣宦者劉允乘傳往迎以珠琲爲旛幢黄金爲供賜賚巨萬敕允往反以十年期得便宜行事請鹽七萬引爲行李費輔臣楊廷和執奏不聽先生擬疏欲上後止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以兵部尚書王瓊舉也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吾觸之不動矣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州先經萬

今隨在皆如此惟明不足以燭奸多爲左右所賣

安有賊數百沿途劫掠商舟不敢進先生令聯商艦結爲陣勢揚旗鳴鼓若趨戰者賊懼羅拜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卽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自取戮滅賊皆散歸先生入贛日卽選募民兵行十家牌法先是贛人之在官府者皆洞賊耳目官府舉動賊必先聞軍門一老隸作奸尤甚先生知之呼入密室使自擇生死隸吐實先生許以不死試其言悉驗先生以是盡得賊情矣　二月平漳寇　四月班師

五月立兵符　奏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小溪巡

王晋溪立朝他無表見只此一節便堪不朽

簡司于枋頭　六月請疏通鹽法　九月改提督南贑汀漳等處軍務欽給旗牌得便宜行事先是先生申明賞罰疏以旗牌便宜爲請有笑其迂者獨王公瓊曰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又將誰與覆疏得旨悉從之江西鎮守太監畢真謀於近倖請監其軍瓊奏以爲兵法最忌遥制若使南贑用兵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敗矣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贑策應可也真謀乃寢　以平漳寇功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文綺四端　十月平横水桶岡諸寇賊首謝志珊就擒先生問之曰汝何得黨類之

賊之用心如此畢竟爲先生所擒益見先生方畧之妙

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放過必多方鈎致之或赴其難或周其急或逞其酒色嗜好待其懷德與之謀無不應矣先生顧謂門人曰吾儕求友之切亦當如是　十二月班師奏設崇義縣治于橫水增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簡司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　三月平大帽浰頭諸寇　四月班師舉酒以酬諸門人曰感諸君助我以此相報門人各矍然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賞罰軍事嘗恐誤有愧諸君不敢不愼及退對諸君

收朋友之益者當如此用心

尙覺前之賞罰有未慊也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此心恰恰如一始安此固諸君之所以助我矣　五月奏設和平縣治于和平峒改和平巡簡司于浰頭　六月以平橫水桶岡功陞右副都御史廕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戸　七月刻古本大學　刻朱子晩年定論　十一月再請疏通鹽法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　正月以平三浰功廕一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戸　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初九日發贛州十五日至豐城聞寧王宸濠反趨還吉安起義師濠遣兵追先生先生以計得

脫十九至吉安上疏告變慮賊黨順流竊建業犯京師兩都倉卒無備思以計詒濠使遲留旬月不出乃萬全於是僞爲兩廣軍門機密火牌僞爲迎接京邊官軍公文僞爲李士實劉養正內應書僞爲閔念四淩十一投降狀令雷濟龍光先後設法故聞于濠濠乃疑懼猶豫其詳具反間遺事中二十一日再上疏告變以叛黨方熾恐前疏不得達也同日又疏乞省葬　七月初五日疏上宸濠謗訕檄榜十三日率伍文定等義師發吉安十五日大會于樟樹遣奉新縣知縣劉守緒襲破濠伏兵

晉溪真不可及

于新舊墳廠十九日發市汊二十日拔南昌二十四日與賊戰于鄱陽湖之黃家渡二十五日戰于八字腦二十六日獲濠于樵舍江西平而朝廷不知也當是時始以南京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急集廷臣會議廷臣猶覘望不敢斥言濠反獨兵部尚書王瓊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不足慮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但故事不得不命將乃疏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請命將出師趨南都命南和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王守仁率南贛兵繇臨吉都御史秦金率

如此布置亦好

湖兵繇荆瑞會南昌李克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遏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能倡義旅擒反者封侯時羣小導上親征有旨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令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以從給事中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　八月十六日上疏諫止親征是日再乞省葬　九月十一日發南昌獻俘如京師時忠泰等謀上使人以威武大將軍牌取逆濠放還湖中俟上親與之戰而後獲之為功及先生行至廣信忠

張永真內侍之傑然者然亦先生之至誠有以感之

泰又使人邀還江西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坪驛適張永候于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既經大亂繼以旱災又加以京邊官軍供應困苦不支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尙脇從耳今爲窮廹所激奸黨羣起天下將成土崩之勢公素委心朝廷得無念耶永曰然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天性順其意猶可挽回萬一若逆之徒激羣小之怒無救于天下之大計矣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而稱病居西湖淨慈寺　十一月返南昌以

此正所謂知柔知剛非有大學問者不能

奉勅巡撫江西也時忠泰等在江西百計搜羅績綸又望風附會肆爲飛語先生既還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爲動愈待以禮密令居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將犒賞北軍忠泰預禁其人令勿受先生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之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唁賻厚與之櫬嗟歎乃去久之北軍咸感會冬至節先生令城市設酒脯以奠死于亂者哭聲晝夜不絕北軍聞之無不思家泣下忠泰欲與先生較射意先生不能有以屈之先生勉應三發三中北軍

在傍哄然舉手嘖嘖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乃班師還南都是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至南都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上在南都忠泰旣憾先生每矯旨召先生而先生不赴乃密譖于上云王守仁必反上問以何爲驗對曰試召之必不來

正月有詔召先生張永使幕士錢秉忠密以報先生聞命趨至忠泰復拒之于蕪湖先生入九華山宴坐草庵中上陰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安得反命還江西過開先寺刻石于讀書臺曰正

歸功於朝極得大體

德己卯六月十四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十三辛亥臣守仁以別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蓋世宗龍飛之兆徵于此矣豈先生能前知乎

二月觀兵如九江　三月又疏乞省葬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六月如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人皆為先生懼先生作啾啾吟解之

堪爲募兵者法

思慮之深遠若此真是出於忠君愛國之心

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門人陳九川等復以爲憂先生曰吾昔在省城處權豎鎗鋒劍鋩間吾心帖然今公等何多慮也有言萬安多武士命參隨往錄之諭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得三百人龍光問宸濠既平錄此何爲先生笑曰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搗之亦一機會也蓋是時上在南都宸濠尚未伏法而彬謀叵測故有牛首夜驚之事只畏先生不敢動耳先生之所以觀兵九江校士贛州錄萬安武力者其意皆以此固難爲衆人道矣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疏時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我等未出京時宸濠已擒王都堂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假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先生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畧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再上之八月咨部院雪冀元亨寃狀　閏八月初八日上在南京受俘十二日上自南京旋蹕霍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誣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蓋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　九月自贛

如此宰相
眞可恨

州還南昌時泰州王艮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來見先生先生異其人降堦延之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問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也艮心動坐漸側及論格物致知之旨言下豁然明日易服執弟子禮　十二月初三日上在通州賜宸濠死初八日上還京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　三月十四日上崩於豹房　四月世宗登極　八月名先生馳驛來京二十日發南昌輔臣沮之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

務先生行至錢塘上疏仍乞便道省葬歸越十二月制封新建伯詔至日適龍山公誕辰先生捧觴爲壽公蹙然曰向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幾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父子濫冒封賞窮官高爵復相見於一堂豈非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可幸亦可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敎兒所日夜切心者也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初十日疏辭封爵不允　二月龍山公卒先生哭踊幾絶戒家

眞摯之語動人肺腑

人齋食百日未幾又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豢養習久強其不能是忩其作僞也不如稍寬之使各求自盡可矣先生久哭暫輟有弔客至侍者云宜哭先生曰哭發於心若以客至而始哭則以客退而不哭矣世人飾情行詐已久故于父母亦然 七月再疏辭封爵不報時御史程啟充給事中毛玉承宰相意倡為異說劾先生門人刑部主事陸澄上疏為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 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 二月南宮策士以心學

先生不與世爭是非亦只是實見得是耳

為問陰闕先生門人徐珊不答而出門人錢德洪下第歸見先生先生喜而接之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此學何繇得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今會試錄出雖窮鄉深谷無不見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峯鄭太夫人於徐山因石泉有水患也十一月與張元沖論二氏之學元沖曰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儒者不知亦當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了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學皆我之學即吾盡性至命中完

今日居官

養此身謂之仙不染世累謂之佛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三見耳辟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室儒者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于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越郡守南大吉見先生自陳其臨政多過問先生何無一言教我先生曰吾已言之久矣大吉未解先生問曰吾不言汝何以知對曰此某之良知也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越數日再來請曰某過

者只少自悔二字先生此言堪爲炯鑒

後甚悔雖亟思改圖然不若得人預言不犯爲佳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眞切越數日又來請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明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亦難住脚此入聖之機也勉之

八月十五日宴門人于天泉橋是夜月白如晝門人百餘人酒酣各歌詩投壺擊鼓盪舟爲樂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云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以學者沒溺富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有高明脫落者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然

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濶畧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思歸以裁之今諸君已見此意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錢德洪德周魏良政良器讀書城南遊禹穴諸勝忘返錢父問二魏曰得無妨課業乎二魏答曰觸處皆舉子業也曰朱說亦須理會否二魏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又何憂不得耶錢父疑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譬之治家學聖賢者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

出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學舉業者專以假貸為功欲請客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來雖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窶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魏良政發解錢父聞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時大禮議起霍兀厓席元山黃宗賢宗明問先生先生皆不答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祔葬于徐山 六月先生服闋禮部尚書席書特

疏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　聶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喜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然豹是時尚以賓客禮見也後六年豹出守蘇州先生已下世四年矣語錢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先生開發兾再見執贄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稱門人　十二月庚申正億生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　五月起總督兩廣江西

聶公亦一有志之士

識此可知道無內外動靜之別

湖廣軍務征思田　九月發越　五月過南昌先是先生舟次廣信門人徐樾方自白鹿洞學趺坐而來有禪定意登舟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曰不是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指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唯唯明日至南浦百姓迎者讙呼塞途至不能行父老爭頂輿遞入都司先生命就謁者東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始散始舉有司常儀有諸生唐堯臣者素不信先生講學至是驚曰三代

唐公亦一大聰慧人

以下安得有此氣象耶明日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堯臣詐爲獻茶者得上堂傍聽大喜自慶　十一月至梧州上謝恩遂陳膚見疏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　二月平思田　七月平八寨斷藤峽　上經略思田及八寨斷藤峽事宜九月以平思田功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　十月以疾疏請告不報謁漢馬伏波將軍廟于烏蠻灘宛然少時夢中所見也識二詩于其壁　謁增城先廟先生之六世祖綱以叅議死苗難者是也

見得此心如此可以死矣終不死矣

十一月班師至大庾嶺先生疾已劇謂布政使王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托姜維乎大用遂擁兵護衛且爲敦匠事二十五日至南安門人推官周積來見二十八日泊青龍鋪明日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光地更有何言有頃瞑目而逝門人贛州兵備張思聰迎入南埜驛沐浴襚歛如禮　十二月初三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震地至贛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門人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趙淵

桂萼無良心一至於

請改歲行、士民昕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時連日逆風舟不能行、

　趙淵祝于柩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二月庚午喪至越、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謚諸典、皆不行、方下詔禁偽學、詹事黃綰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臣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從此與萼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

此亦只是起於一念之忌為相臣者一有忌心便妨賢病國無所不至

輔導聖德蕚與守仁不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構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蕚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師友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夫臣之所以深知守仁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人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葢守仁之大功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為之內應鎮守如畢真劉朗等為之外應故當時中外之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不顧赤族之禍身任討賊之事則天下安危未可知矣今乃皆以為伍文定之

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也其二大帽茶寮浰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積累歲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安故起守仁以往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爲兩廣腹心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爲黨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順同兵盧王降卒襲而殲之易若拉朽凡此守仁之功皆除大患卒又以死勤事而寧可泯滅之乎其學之大有三一曰致良知致知出於孔子而良知出於孟子何可異也一曰親民卽百姓不親之親

而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也、亦非創爲之說也、一曰知行合一、葢亦大易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是守仁之學、正接孔孟之學、而庸可非訾之乎、今蓦以此詆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故臣不敢以此爲蓦、是也、夫以守仁之學之正如此、其功之高又如此、乃賞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舊恩、倡僞學之新禁、蓦之所以輔明主者、爲何如哉、今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截骨、囊埋空山、鬼

神有知當爲惻然況於人乎況于聖人乎假使守仁生于異世陛下猶當追崇之何至親見其人而失之也臣昔與守仁友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忽有深省遂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蕚爲小人所讒臣爲之憤既而得白臣爲之喜固非臣之私也守仁今日之抱寃亦猶蕚向日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德若此事不明則蕚與臣終不能

忘故臣敢直言如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萼之過也疏入不報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後溪入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之夜有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上者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闊數百尺遂定穴時門人會哭者千餘人四方來觀者皆涕泣歎息

隆慶元年丁卯　五月詔贈先生爲新建侯謚文成

二年戊辰　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封新建伯

萬歷十二年甲申詔從祀先生於孔子廟

陽明先生集要理學編目錄

陽明先生集要理學編卷一

施四明先生評輯　邑後學　徐　坤師厚

朱培行仲皜　謹校

傳習錄一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旣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縱、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

動心忍性以入道千古賢聖皆然

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麄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謦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

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所聞、私示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一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

自知講解郎服膺朱子新民之訓爲再無二義今領先生之說覺萬物一體之意更脈然有動

明倫之教不能行於平成播種之先養民正是聖人裁成輔相之道當先下手處莫看得粗淺了

堯舜以精一相授受若無光格誕敷之化堯舜只成得一個佛祖道師何以能開千

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

聖道統之傳蓋人心止此一個善原是合天地鬼神先聖後聖以爲體的稍有間雜本體便虧故學問到精而一萬事畢矣夫子之所謂一貫卽此

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歎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

人苟無眞實孝親忠君信友愛民之心終日講求亦是虛話必實實有此心後講求俱是天理發見流行處只是說講求者不可不知頭腦非謂盡孝忠信愛者不必講求也

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巳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凊、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

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凊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

此聖人於庸德庸言兢兢存一不敢之心正是此意

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凡如事親如何而為溫凊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須求個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凊奉養的儀

讀此可見意之動處即關着天下國家所謂誠意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就裕篤恭而天下平之實際如一毫走作所關於天下國家不小故君子必慎之於獨所以誠意為大學大關鍵也

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辨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巳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眞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巳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

識先生好色惡臭之解於誠意之旨深矣

說得痛快知行合一之旨了然

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飢、必已自飢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

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麼意、其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工夫、一行做行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

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眞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眞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

必理會得兩個分明

方纔會得只是一個若只囫圇說一個終是閒話

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工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畧、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巳、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

博是約之功一句格物致知之解更無疑義自兒童之灑掃應對以至大聖之精義入神總不離此博之工夫第知識有淺深工夫有難易耳論到至一之處其實初學

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源、盡心卽是盡性、惟天下至

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殀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殀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殀有個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個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個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學者

所格之物即生知安行所格之物非生安方能格物初學舍去格物別有一種工夫也然得先生之說可爲學者躐等之戒要知博學不僅是多見多聞之謂蓋道無往不在聖賢無往非學即寔目靜坐與視聽

言動皆博學也愼思明辯篤行總成就得一個博學

人看物字是死的先生看物字是活的

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工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卽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

此即子與氏博學而詳說將以反說約之旨識得此機括上天下地無往非文無往非學眼前俱是活潑潑地時行物生不假言說道自燦然矣顏

知、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工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

子曰博我以文其解是哉

此即孔子道二仁與不仁之說出此入彼只有一個更無兩個可不愼哉

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爲。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竝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

聖人雅欲無言刪述六經誠非聖人得已爲多言亂道者立防耳學者不得其意惟存見少煩稱之而愈迷得其意轉存見多反求之而即是先生此論使聖人刪述之旨曉然見於天下大

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

有羽翊聖真之功

大哉六經之道經緯天地綱紀人物無微不徹無顯不貫終日言之不能盡者也然究之不外一心易只是一個易簡書只是一個精一詩只是一個思無邪禮只是一個無不敬春

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詞而徒以譊譊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邱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

秋只是一個明大義故能見經於心郎千百言渾無一字否則言仁言義適爲盜資人苟執經求解郎日奉删述之訓猶未免對塔說輪相耳

始皇暴虐至於焚書阬儒其罪眞萬劫莫贖然亦繇章句腐儒

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蓋删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

致君無術一惟引經泥古觸其暴虐之性以至於此諸儒亦當分任其咎

問得好

删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

此是先生感慨文勝之意學者不得因是便謂讀書不必究其詳得是旨而存之即六經亦糟粕矣

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創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

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姦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霸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歎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

刪去者是刪去其天理之所無添上者亦是添上其天理之所無不爭在言之多寡

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却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霸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疎濶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略無文彩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彩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

聖人見道常人見事道則不言躬行而理自該事則必多言煩稱而求其備說愈備而叛道彌甚矣

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霸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霸行

信然

先生此論甚快然二十一史記事與春秋無異何以不竝稱經葢春秋之稱經者非因記事也因經聖人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

之筆削也否則仍與諸史無異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大義明而道存乎其間如止以事言則五經皆史矣

問得好

此說雖無考據以理

者時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姦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姦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愛又問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姦何獨於詩而不删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

掞之應如是愚以心存天理卽淫佚之詞足爲烱戒以私欲之心讀之適爲長淫導姦之藉懲創之說與先生之旨竝存可也

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姦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葢淫佚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

君子之戒愼恐懼只是一心在天理上

凡逐物爲主者見在外也物來簡點物往卽弛主一之學動如是靜亦如是也

念念要存天理是立

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門人徐愛曰仁錄

傳習錄二

先生曰、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能不忘

志如此然尚有許多工夫舍不得學問思辨篤行否則天理何能存

後世著述之謬俱繇違自巳意見發自巳才情故失聖人傳神之旨甚至題盜跖以曾史豈不有亂正學如孟子云誦詩讀書必要

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眞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眞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

論世知人此方是著述大手

聖人只是一點靈明上下高深往來今古森然畢具凡一切制作無其事而已有其理此聖人所謂退藏於密也如就事變上討求必把宇宙事業一手做完方成個聖

畫摩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眞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

人堯舜將以此貶聖矣豈有是理

聖人不自以爲聖是實實見得道無窮盡如此非謙辭也

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個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人多疑先生致知之說墮於空虛讀到此處却要人於實地上用功特不得其解者自失之耳

即此可識格物之旨天地間舍却可見可聞可言可思之理安得復有不可見聞不可言思之理惟格者得之耳蓋人見物是物聖人見此物即吾心活活潑潑之理絕無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養靜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裡

精麁內外之隔

人性止此一善原無有二惟人欲雜之而一者始二惟還其無雜者自全體渾然至善故曰惟精是惟一之功一者卽先生專主一個天理之謂已

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裡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上達的工夫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又曰人生一世惟有這件事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功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卽約禮之功格

發未發俱只是一個天理更無兩個也

識得寧靜眞僞之辨方可與存天理

以寧靜爲主便是靠

物致知者。卽誠意之功。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功。明善卽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

着寧靜一邊心已馳於寧靜矣安得謂中

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却是耍的事聖人却許他是意何如

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却無意必偏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

要識養此未發之中既不可從講求得如閉目冥心以爲養又墮寧靜爲主之病究竟從何處下手盖入自墮胎後無息不與物接此物物之則在吾心即此

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認識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强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個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

是未發之中乃所謂天理也君子只是戒愼恐懼一心在天理上任他耳聽目視手持足行定盤星一毫不走方是有本原之學

人若不於身心上實

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榦及其有榦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倒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便須反在自心體上當卽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

體卽讀盡天下書終是空花

體卽所謂道心體明卽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爲學頭惱處

或問晦菴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卽性性卽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卽理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君子非除了人情事變又有謹獨工夫也沉沉默默之中所戒慎恐懼者惟此人情事變之理卽紛應雜投之時而沉默之地主張自在此動靜合一之學

聖人只是一盡性此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

外更無能事然與初學言渾淪說一個性字又無從下手處先生說要看得一性字分明此語可思

必實實身體力行方能識得此光景

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

一日論為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為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事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

孔子告顏子一日克己復禮正是此工夫非有大勇者不能

怕鬼者只是心怯故

掃除廓淸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眞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淸、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歉、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

夫子說敬鬼神而遠之敬者惟恐一事有乖天理卽是集義若近而媚之卽是怕矣

必感德感

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卽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卽是色鬼迷。好貨卽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

化衛輒方能如是處置然難處正在此否則以仲由之賢於父子大義豈不曉得竟以身爲殉信惟聖人能處人倫之變

此是天理人情之極則舍此別無處法如廢輒立郢之說便是

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旣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眞切如此蒯聵豈不感動底豫蒯聵旣還輒乃致國請戮聵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聵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

腐儒之所為

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聵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個中和處過卽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

此是就後來養成工夫論若論天命賦予常人都是有的

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卻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强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卽此便可識養之工夫不專在岢着一腔子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工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裡。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

儒與佛俱向心上問消息但佛只說個明心不知窮理便歸空寂儒者只是能窮理不越一心而萬物皆備參贊事業俱本於一心大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學者舍窮理亦何學哉

無端豈有鄉邪、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僊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繇科、有繇貢、有繇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繇也、僊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只知主一、不知一卽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

人生只此虛靈之體謂之心然却有因物付物之根底停停當當在中故日理從生

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工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直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直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日孚

而即有故曰性非更有一個理在心中有一個性在心中也所謂窮理者要就心中窮究此根底

人心原只有一個善惟天君無主惡斯乘之善念常惺安得有惡故曰苟志於仁矣

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日孚悚然有悟、

惟乾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個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個格式。此正是執一、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個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

無惡也

要曉得誠自形外只是不着意表暴聖人雖道德功業滿天壤精神仍是翕如

着毫意思便不是率性

須要時時存此念即此念盡淨若一念放下則私欲便萌

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早死、問如何却有續經之非、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磨上亦要許多工夫全廢不得學問思辨篤行然只向裡面用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冬至用管以候氣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値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尙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無精無粗方是能格物

學所以要時習

不實用功只愁不知

問道之精麄、先生曰、道無精麄、人之所見有精麄、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個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

者總是無實爲聖賢之志如仲由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庶幾近之

近日連知也不去求如以患得患失爲明白正大之事有講究反此者反指之爲迂濶怪誕不亦可哀哉

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眞實切已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已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耳。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

數言可悟一貫之旨然非實實體驗不能見得故孟子曰道一而已矣究而言之曰有爲者亦若是

只是向裡

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卽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卽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裡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卽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卽道、道卽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

邊理會日講求名物象數皆是至道

此只就才之所能論若君子之入道無有單習一事以爲指歸者如此便是業擅專門而已安得語道所以爲學工夫止有安利困勉不同其歸則

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已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爲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

一也

學問要在得大頭腦視聽言動自然各得其職知顔子四勿之功不專在外面簡點

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井故以之喻學云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淸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

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好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聖賢分量之別自是如此然聖賢之心實未嘗見得有此只是日進無疆而已故曰賢希聖聖希天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却是僞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僞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

舍戒慎恐懼實無涵養省察工夫

一時一事之中和亦是全體之發見若能因此而充

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

之便是大本達道子輿氏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常人之與至誠只爭能充與不能充耳

掃除蕩滌當於何處下手只是常存一戒慎恐懼之心念念歸到天理上寂然不動如是也感而應物亦如是也如

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向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嘗著何以便知其有所偏

只向靜中存想不從事境上磨練得過終是虛想如未見色而言不好色那見得不好必如操萬解之舟於狂風巨浪之中指南一針不走方見得是中

倚曰雖未嘗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卽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歎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

得道者文禮亦是筌蹄

一息放下學問思辨篤行心便不存

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眞見、顏子殁而聖學之正脉、遂不盡傳矣、

問身之主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著爲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却是集義到自然不

集義如云事合於義便是義外不可不辨

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先生曰、今為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於口耳、況為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

數語俗學病根盡數拈出

如分動為格物則是君子於靜時便是禪寂

以誠意為主去格物格物即是擇善

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尙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着。不循講人欲來頓放着。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個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誠意之事。意旣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此明德察蒼天入重淵天地民物那一件不是明德中事聖人舍却明明德更有何工夫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個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問知至善卽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爲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則不擾擾而靜、靜而不妄動、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必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

要識墨氏亦是毅然以仁為己任者但是他只看得仁之大規模不曾曉得仁之眞本體據其萬物一體之念看從人當無異於父子兄弟全不顧父子兄弟不可竝途

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個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個發端處。惟其有個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

人總是不能學問思辨篤行晰理未精故也如有子云孝弟爲仁之本是爲得之

看來還只是無私心爲主心無私自然當

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榦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個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榦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却是仁理從裡面發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

理釋氏之未當於理亦是他在出入生死上起見所以究竟成得一個私已不能成位育事業

學問只要心地無私如籠統說個大概是直頭直腦工夫細尋其發端究竟寔間不容髮今試舉仁義兩字言仁義曷嘗有私然壘

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却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個私己的心。

右門人
陸澄錄

傳習錄三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個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卽

氏認那兼愛是仁究其害直到無父田地楊氏認那爲我是義究其害直到無君田地二氏發念未嘗有私只是察識不精流害遂至於此講求之功是必不可已第不容徒役役於聞見外用其精神耳

只就改過遷善上用功此心惟日見不足自無光景效驗之可言

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眞、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眞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個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叙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問、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眞切、這個心眞切、見善卽遷、有

即此可見先生之心獨苦

過即改方是眞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菴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

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厠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

才力限於稟必求才

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煆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煆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

力之同便見聖人非人所能為只求純乎天理而不論才力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

舍內務外俗學之病信然總只是無眞為聖人之心

聖人以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跡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稍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

愚謂朱晦翁晚年之悔正是恍然有悟處所謂得魚忘筌者此也

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悞、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

天地間物之善惡原有恰當宜好宜惡處容不得一毫私意罣

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已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卽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繇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

人只是因物付物胸中不曾偏執有可好可惡之物便是萬物咸若氣象若常人於已之所欲者而好之已之不欲者而惡之眼前便多不恰意之物即此可識公私之辨

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個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礙理亦宜去去

好惡一動於氣便是惡眞發先儒所未發

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個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

可思

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卽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麽心周茂叔牕前草不除是甚麽心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個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舉業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舉業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眞切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

君子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不涉歷卒無入不自得何等自在亦只是其主宰常定故曰自得彼多忙者只是無得故耳

今人并名亦不好是

又好名者之罪人矣因思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語有無限感慨

果然果然

解聞字妙

人終日說悔悟俱是

輕、此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即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若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一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

信以文過之詞

畱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煆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卽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

佛氏認着體墨氏認着用均失之如中庸

比較分兩的心、各人儘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個個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個甚麽、可哀也已、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為體、心之動為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

所云合內外之道始得

二字大有警省人處

本註云明善而復其初善即先生所謂天理也凡物俱有去來有晦明獨此善存於心日用飲食晝夜会影無時或離君子之學所

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問子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辯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

以明善時習者只是常提此善不令之昏昧放逸動靜語默以至向晦入宴息不愧衾影皆習也即如點之童冠咏歸看來不過是閑要然胸中自有理會處亦習也就此中有欲一息放下不得者便是悅苟學不知理會此善即博極萬殊於本來何與終嚼蠟無味耳惡得悅

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義理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目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浹。安得不說。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

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葢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

黃誠甫問女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啟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歎惜之、非許之、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

外好不獨功名富貴詩文之類即稍存一見小欲速之心皆外好也故必勿助勿忘專一不二方謂眞立志立志者辨之

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乃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刋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

其實事物之理即此心之理人見爲事物自見道者視之活活潑潑何莫非性命之理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時物皆外也悟則

矣。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個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

卽外皆內也不得道者一膜之外盡成睽隔得道者天地萬物皆一體窮理者須放此大眼孔事物紛拏而理惟一若以專一於事爲敬便是逐境而罔怠荒甚矣安云居敬哉惟憑一理爲主卽千變萬化無弗

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飮酒便一心在飮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工夫。日孚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這個靈能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

專一方是主敬之學

獨知本是合動靜而爲言如人日用云爲

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着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裡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正之問戒懼是已所不知時工夫愼獨是已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

衆所共見就中一念隱微惟巳獨知卽昏夜熟睡魂交成夢亦是知之不滅處是卽先生良知之說故欲慊此獨知不是寘心靜坐便盡獨知工夫必靜時體認天理一念不走錯亦必日用所行事事盡合天理

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體只在此處眞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個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巳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旣戒懼卽是知巳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

方能不愧此獨知故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之學所以動靜皆有事究之只成個內省不疚

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卽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色豈輕視得使一身之耳目視聽件件合於天理方是踐形且聖人合天下以為身即盡人

人言語若先有個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個軀殼的己不曾爲個眞己先生曰眞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

盡物參贊天地揔不過完得聰明睿知踐此耳目視聽之已舍軀殼而另求克已便入空幻一路總是見道未明

快讀一過如憒而醒如暗而鳴今後方知有身

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個耳目口鼻四肢、這個才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

時豈是汝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繇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個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

子輿氏云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便是此意

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真己這個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爲那個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個真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個真己的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如冷水澆背令人猛然一驚

蕭惠好儒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眞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個眞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凡到眞處俱是無容言說可以言解者卽落第二義

識得此道眞是萬古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愼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爾說不得爾要知此苦還須爾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眞知卽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

不夜萬古不死矣

得了本原禮樂刑政亦自在其中所謂橫說豎說皆是也如後

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麽死生。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繇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愼恐懼工夫、却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

章文之無憂武之達孝語哀之九經何嘗不在制作上說只要得其本原耳

如此說來眞是了徹

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即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個道、則道便是個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是亦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愼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

生今反古聖人所戒爲邪而用夏殷之制寧有此理此不過是參酌二代之政而師其意云行夏時見爲邪當重民事也云乘殷輅見爲邪當存朴質也此便

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子爲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已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踈濶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個克已向裡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踈略故就他不足處幇補說若在他人

是聖人考諸三王而不謬素王固已備帝王之經制

性即心所具之理是豈有舍事物之理杳杳冥冥而獨存之理原不消牽扯本是一家骨肉

須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個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個爲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即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個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

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個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個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個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個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眞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裡補個敬字

箴得妙

那裡補個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巳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養得這個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右門人薛侃錄

陽明先生理學集卷一終